



◎ 闫文盛

你往哪里去

“我多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尚能呼吸，所以可以领略这样的无限。
在大与小之间，我们如此清浅如朝露。琐碎如尘埃。”

闫文盛



WRealism



你往哪里去

◎ 闫文盛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WRealism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你往哪里去 / 闫文盛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1

(生活志)

ISBN 978-7-5306-6584-8

I. ①你… II. ①闫…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4703号

选题策划:汪惠仁

封面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田 静 张 森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字数:162千字 插页:2页

印张:9.875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身体

——序“生活志”文丛

从出发点到归宿,陪伴我们一路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生活记录在我们的身体里。

世界记录在我们的身体里。

生活与世界被我们怎样记录,我们就怎样被生活与世界记录。

我们要记录的也许太多,我们也许会抱怨笔墨不够;我们也许会担心,世界只记录了我们卑微的一面。

但始终只有一种身体是没有抱怨没有担心的:它看见了繁华,也目睹了凋零;它看见了洪流,也采撷了浪花;它无视成见,勇敢地踏入观念的“野外”……

——这样的身体,它无须抱怨,无须担心;笔墨也许会遗漏,世界也许首先记录的是你卑微的一面;但这样的身体,是敞开的身体,是生长的身体,是可以反观的身体,是可以由是反观“身体”的身体,是

值得信赖的可以作为“生活志”的身体。

文字的身体固然不能全然跳出权力的叙述，但它可以努力展示自己与生活是怎样被权力叙述的。

汪惠4:

主观书 1	儿子的睡眠 132
一眼望不到尽头 60	与老师们交谈 139
沉重的睡眠 68	父与子 145
应聘记 76	楼下的小巷 152
夜如深海 92	写作之夜 159
空中思想 99	午夜笔记 166
出山西记 103	装修记 172
购房记 107	旧园 187
离别者札记 121	黑雪 190

叠影 193

高处 200

水利学校 209

烟火之城 212

七个我 231

深夜飞翔 243

夏天 246

虚构的年谱 252

你往哪里去 258

高潮 302

后记 306

生活志

目录

理想的黄金

出身贫瘠农家,我哪里见过黄金。世界广大,我遍访宗匠,他们指我明路,我孑然独行,善良者谓我孤苦,他们赐我生存之必需,我称他们为衣食父母。黄金哪里有用,我陷身绝壁,风雪交加之夜,我只盼星光闪亮,我不想以黑暗果腹。我哪里能搏过兽类,野狼在旷野上呼啸,我身穿白衣,在狼啸的间隙,夜多么静啊。我偶尔想起黄金。金色。铜臭吗?他们衬托我的白衣。我为灵魂寻找的墓穴在何处,多少年了,我虚伪地活着,违心地赞扬你们,每走一步都诚惶诚恐。我哪里见过黄金。请赐我傲骨嶙峋,请许我黄金的质地,请给我钢铁之躯。请造刀枪剑戟,请购置金创药。人啊,你何苦低眉屈膝。请学点医学吧,有时它就是黄金。请做点年糕,那日常生活的流水,那细小的幸福,恋人那展颜一笑,更胜过黄金。请尊重艺术吧,请勿妄言。时间是金属粉末,请弹奏钢琴曲,请关注他弹琴的姿势,请爱

音乐家。举世罕见的黄金,我冥想中的神祇……多少年了,我辗转于路。我用巨石砌筑阶梯,我想那理想主义者的黄金,就埋伏在高山之巅。请谢谢那引路的灯光,请找到引路人的后裔,请与他结为兄弟,请与她结为夫妻,请珍视她的美。我哪里懂得黄金。请告诉防汛师,洪水在黎明奔腾,请注意堵漏,请紧密联系当地百姓,请动员全军抗洪。请不要站在摇摇欲坠的屋脊,请留下你的遗言,请递一个漂流瓶。请藏匿信件。请提供救生筏。我们时常陷身探索的绝境,请提早学习紧急应变之策,请勿依赖他人。请关注天空,河海,四季运行。请走近人群,请随时观察他们的表情,请勿做一个弃世者。我哪里是绝望,请敞开胸怀,领受生存之欢娱。请勿坚执。我哪里懂得黄金,我只是打个比方,如果没有爱,我哪里需要黄金。请多读诗和比喻,请多用象征。我哪里喜欢人世穷愁。请举足向南,请到热带雨林,请找到生命的源头,不要只谈闲散和孤独。在那深不见底的林木深处,一定有我们尚未解开的基因密码,请做探险家,备好帐篷和绳索。请耐心地等待气候转变,请准备相机和画夹,请剪断脐带吧——灵感爆发,或许只来自断裂的恐惧。请抓紧我的手臂,我不会弃你,请相信前路可行。我们哪里是为了黄金。

短暂

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经历过五六个小时的静谧中的思考,无所事事中的排遣光阴,打电话,吃点水果餐,看着雾霭

散开,阳光射进窗台,经历过情感上的灼痛,自我抚平伤口,经历过无数闪现的窗口,我才终于接近了这个时空。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它总是隐在暗处,所有的过错与纠结都与我无涉,可是,我想要改造自身的局面,而不逗留于往常惯性的推延,就必须忍受这一天接一天的沉默。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应该说出自己的愿望,这微妙的难以言传的部分,应该选择精准的词语,找到合适的光线和角度,应该把步履放缓,一步一步走得坚实。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它追击我,打压我,迫害我,使万般的焦灼齐集于一端。那思绪飞扬的爆发的一刻多么短暂,它是万千生灵的魂魄,它是闪电和火光。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它莹洁而厚重,或轻如飞鸿,或重如山岳。我早年与它签订的协约已经过期,而今,它把我抛在这里,孤零零一人,我在头脑中敲击更鼓。咚咚。咚咚。我始终倾心的神奇一刻如此难求。但是,它总在“词语破碎之处”。我听到它发出指令,声音细微,莫可分辨,在这个短暂的间隙,我屏息静气,它自有密径。天色大亮了,请随我同行,我们去寻那密径。

空腹

请规律地生活!我请求独坐,腹内空空,我排除万物。请忘掉饥饿。身体污浊,需坚壁清野。得找个好大夫。请看他的双眼,注意他的措辞,请看飞鸟。注意阳光的厚薄。请自视,远离尘灰和土色。请

构筑空中楼阁。不,有时我们只是空腹。请学习辩证法。请戒酒。请绘制旋转木马。请与孩子探讨逻辑,请忘却一切得失。请感谢那些提示者,请整理书籍。不要熬夜。要记得那些吐血者,请做做关于他们的学问。请注意讲话分寸。请不要愤怒。请自重。请远离疾病和苦痛,请忘记爱情。要写诗,但不要拘泥。多读古书,请不要刻薄。要记得做眼部保健。请减少评论。请不要争吵。请勿自大。啊,生活中多是空腹。请及时地调整坐姿,以使空腹持久。请学习医药,多通风,勤洗手。请专注佛学,请去往名山大刹。去与清风流云为邻,请看山下众生,请降下你的垂爱来啊,我佛慈悲,请一步一步走,脚步要坚实,请以苦行为乐。请去贪欲,请分解人心。请深入五脏六腑。做一个知足者,请写下你的誓言,请重复三遍。请记下时间,请随时忘却,请保持温暖,请去领受严寒。请勿冷漠,请勿见风使舵。请四顾,请埋首,请空腹,请保持心境澄明。不妨去请丹青妙手,不妨去听钢琴曲,不妨去看一场舞剧。请正视,请放松,请不要肆意妄为,请自查自纠。请谈谈理解和宽恕,请做一个制梦者,请画下线条图。请安静入眠。世事大抵如此,请勿蹙眉,请微笑,要爱惜羽毛,但勿过度。我只是请求独坐,请勿扰我,“人生难得几回醒”。我仍空腹。

无故悲伤

自此,我们必须心怀悲悯。电话线已被切断,我们彼此间再无通途。自此,我们只是陌路,我已经停止了长篇大论,这些年来,每

逢醉酒,你都笑我喋喋不休。不,我对于生,感受越来越重。对于平静,越来越苛求。不,千万不要听信此言,千万不要追根溯源。我已经写出了内心里的血,我还想把自己的灵魂抠出一星半点,拯救自己的伤残,我使用最自虐的手段——不,我绝非自己的异类。在人群中,带着仅有的胜利者的麻木或者自我期许的容光,做一个呆傻的人,多么幸福啊;赐我圣餐者必将永生。失败之书我已经写完,一天天过去,气候转寒了,我盯着夏季的积存,看转角的玻璃上流下水珠,是啊,这是我住不熟的房子。我总想搬迁,出售住房的广告已经贴出,我不知道,何处才是安居地。请帮我联系异域,请帮我订阅外文杂志,请帮我购买飞机票,请接受新奇之美,请与我同行,请回到故乡。站在道路纵横的村庄北,我几乎迷路了。请点燃灶火,请看炊烟,请恢复新与旧的论辩。多少年了,我总在想,我该去往何处?如果故土丧失,我该用几世,才能建立自己的家园。请写下那些穷途失路者的悲哀,请珍惜你的所在,请对陌生人友善,请不要说出斩截之言,请慎重对待爱。为什么,我总是无故悲伤?请帮我联系心理咨询师,请给我打一针镇静剂,请不要误解,我常常会在此刻,想起那些日子,请来一个笑脸,我会做一个世上最大的橱窗,来藏存你的形象。来吧,让我们做个关于记忆力的竞赛,请说出你此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关于美的震撼,请说出详细时间、地点,请描绘每一个细部,请观察彼此的表情,请说出你产生记忆的第一天,请回到起点。不,我尚未发明时间浓缩机、情感遥控器,请许我百年,让我们告别愤恨、耻辱、嫉妒、暴力、不安,请不要无故悲伤。那同路人仍

在等候,可是且慢啊,请听,那琶声已远……今昔,已是何年?

对坐无人

无倾听者,不妨与自己谈天。桌子里有灰尘了,台灯也已老旧,不,今天恰好处于阴晴之转折期,千万不要揣度和流连于昔日,不要作诗,不要想女人,在这样安静的早晨,最好,连一丝丝冲动也没有。适度的紧张总会来临,解救只是个空梦。倒是可以做点儿家务,给花儿浇水或者擦擦台灯。倒是可以抽空望窗外一眼,看看阳光是怎样穿越屋脊。倒是可以问问家人日历,可以晚点儿洗脸。捡起昨夜丢下的书卷,看看上面的字迹。倒是可以联系一下旧情人,问问她们今日生活可好。不,千万不要急着写什么,千万不要一直沉默。倒是可以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外界,使孤闭之症略略缓解。倒是可以做一些统计学,看看儿子的画作,练一小时书法。啊,千万不要错过中午的约会。倒是可以琢磨,带什么礼物给她。千万不要过于正式,否则会激起幻想,千万不能踏出一只脚,千万不能嫉妒和怀恨。倒是可以谈谈下一步的计划,那书柜里储藏的典籍可够?倒是可以找一件厚衣服御寒,冬天了,千万不要说出真相,不要偷窃,不要执拗和好奇。千万不要信什么鬼话。倒是可以想想小说和其他,可以设身处地,千万不要八面玲珑,做一个世故者。是啊,原野萧瑟,“美如铜色”,何必自虐。千万不要长时间只读一种书,千万不要依样学样,千万不要小家子气。不要拒绝旅行,哪怕是去往悬崖绝壁,千万

不要与狼争斗,啊,不,除非迫不得已。有天,我听姥爷谈起狼,六十年了,那人狼对峙的场景仍是历历如绘,但是,最终狼是败退了。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千万不要狂悖,但高傲一点儿倒是无妨。做一个行者倒是无妨,无须束发,未必离家。去,建立自己的勇气吧,我们每人的心里,自有一个王国。我有时只想微醉,在大荒天地间,搭一间木屋,我不祈求友人长驻,倒是可以做几张舒适的躺椅,我们彼此说说话儿,放肆空谈,星辰升上来,鼾声重如天籁。你是否对来日,仍有所期许?只是夜静啊,衬托得鼾声愈发如雷。

瞬间记

走在这条路上时,我总能想起上一次,上上一次,或者我尚未离开时的一幕幕场景。就是在此刻,我扳着指头数来数去,但无论如何,这回我得向健忘求饶了——尽管我能记得无数,却又怎能抵挡这时间的来去。那时我多大?这条路上人迹渺茫,大雪困村,日暮独步,我看着南山,忧戚顿起;如今它还是那样子,影子般的一个巨大存在,却昭示着彼时与此地间的时空悬殊。母亲从村口赶过来,噢,母亲,我并没有远走。我随时可以转头,随时,那条路都可以回归、缩短、变形、成田地、院落、砖墙,只是我哪里知道,妈妈,你也会变老。天地间的聒噪,且请停顿片刻,在这一个瞬间,妈妈,让我想想,我是如何从你的身体里走出,一步步抵达今天的。往事如蚁,而天空那么苍远,地面上密布皱褶,天地也老了吗?我哪里能想到,天

地也会老,它每天本无忧愁困顿,我记得我把它开辟,使之裂变,山河蔓延,星辰无限——在昨天,我是盘古。妈妈,如今谁还识得盘古?你也只是个村妇,我们只需一个须臾,就把自己弄丢了。时间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做有形的神,妈妈,下一世,请许我一个虚无,我来做那时间,这广阔中最无形而永久的存在,这浩荡的乳液,这妖娆之魂。

原始

原初,我本是一粒草籽。天地洪荒,遍野皆是奔走的困兽。食草生物如此稀少,我得以茁壮地长成,四顾苍茫,春秋无度,如日月同寿。原初,我本是一个试验品,被植入无用之用的魔瓶,讲述一个故事,等候将来时,脱离万物的困囿。我本是一个自由神。破除规矩的方圆,扰乱安宁的秩序,危夜独坐高楼,箫声传遍宇宙。原初,我的记忆如此鲜明,却横生无数枝杈。我后来有了助手,探讨记忆之源头,写下本传和杂记,创造诗歌与乐曲,坐拥自己的江山,思绪有时杂乱,变成蛙、鹰、树木和洞窟。是的,那时我们就相识,操持同一种语言,抒发各自的情感,且有勒石记事,继之风流云散。先天,我漂泊至此,彼已是新世。先天,我询问归路,但四处受阻。他们看我一粒草籽、试验品、蛙、鹰、树木和洞窟。野风并非我的旧识,他们也遇新世,茫然失路。风向模糊不辨,浊流塞途。我说,去看看原始人吧。去看看星象、八卦图、阴阳师和玄奥的数理。去看看解剖室,去

看看人造人。去看看河海流瀑,巫山云雨。去看看梦。做一个研究精密心灵测试仪的科学家,去看看心灵波动的每一条曲线。去讲述最神奇而高妙的故事吧,去,远离庸俗和低贱,去找回魔瓶和它的主人。去写一首长篇创世诗。去除衣食,回归雕塑的本质,睁大双眼,去研究人世的茫茫激流。去找回你的所爱。去写下方程式,解析孤寂和精神失控、躁狂情绪之由来。去混入每一个人的体内,感受他的柔情和罪恶。去除他的欲,再注入神秘的汁液,请打开聚光灯,快看那红黑蓝相间的质素。请运用三十种语言,来完成你的注解,请告诸世人,随时注意观察他们深藏的不堪,请用最浅白的字词,来概括炎热、温暖、冷酷如严冰等诸般意境。请变成双性,随时深入彼此。原初,世界上那孤零零的一人,只是那万千活物中的异类。请积聚百万人之力,使时光倒流片刻,那无限大的旋转仪上,我们看到了你,那无穷小的显微镜下,你在爆发、突击、繁殖。我只是写一篇序诗,请蔑视我的雄心,请安坐,请回归澄明。一切都如此明晰,每一天都是新世。请自重,自便,如果无力还原,请忘记原始吧。请埋葬废墟。

率性

天冷,但你必须从容。赤脚走过的大地,现在密布冰凌。是的,在某一天夜里,白雪覆盖屋瓦,荆棘丛中夜宿的动物被冻醒了。我走在路上时,听到漆黑中的一声尖叫。没有火把和一星光线,没有

同类和熟悉的言辞。我坚持着不让自己感到丝毫畏怯。短暂的路途变成了茫茫夜中的大涉险。我下到桥下，流水静谧，时间凝滞，天空，是暗灰无色的无极限。好吧，好吧，既然梦已至此，我又何必坚持？多少年了，我们成为烟雾，与流逝，竟已如此密不可分……

从头再来

写作意味着不断的颠覆、履新、从头再来。当旧日被消除，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在起点，写作意味着可怕的牺牲、必要的孤寂，甚至暗夜里的独自号啕。背叛自己和他人，做一个永远的厌世者。短期内，写作者需要必然的热情和冲动，麻木只对于推动惯性有用，但惯性中富含一种毒液。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热情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冲动更是荒唐而缥缈的烟缕。或许应该遍尝草木。但如果没有天然的心得，做一个学问家也是无用的。许多年来，我一点点地淘汰着自己，在诗与思之间，我想懊悔和沮丧必然真实。可是，在迈向天国的台阶上，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忘却和返回？一天一天，那奔忙的日子啊，已经多多少少地成为积弊，尽管如此，我们仍是一往无前。在高高的流云之下，倾听长逝者的言语，回忆那刻骨铭心地击伤过你的人之名姓，对每一件小事都做价值的判定，哲人说，生之疲累啊，如影随形。而在我常感惊悸之地，又总是存在那么一些旧日原型。我的确想过要抓住些什么，可是我有时奔跑起来，如有强敌在侧，生命总是无可趋避。最后的救赎或许只来